

譯者：陳龔

最後的幾小時

原著：鄧思勳(Stephen Dunn)

還剩下一點純真

在這個空洞下午的最後幾小時

在辦公室裡，有一個大鐘

掛在牆上，而我的朋友法蘭

在毗連的小隔間鼓其如簧之舌

向電話筒的另一端

我廿五歲，力爭上游

但泳術不佳，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屬於企業的一員

鬍鬚刮得光光的，而我知道我不想要些什麼

那就是我現時擁有的所謂一切

又一個會議剛剛終結

穿上畢挺西裝的才俊

剛才正在為小零食的市場推廣戰略而費煞思量

現在撤回到他們那些有窗的辦公室房間裡，在苦惱著

或是沾沾自喜。大老闆，霍拉斯

呼兵遣將，大筆一揮簽字批准，或是打個大交叉

大老闆總愛裝親切，你家人好嗎

像一宗突如其來的暗殺，但他是寵我的

那是1964年。

六十年代的風潮還在醞釀。古巴的風頭

要把越南比下去。蘇維埃還要瞠乎其後

在一切可以出亂子的地方以外，我坐在這裡

剛好還有十九分鐘才到五時。我的電話響起

在我下班之前。順道過來一下。是個密碼

漫不經心的話語，順道意指立刻

我是否會願意

承擔這項工作？某某的辦公房間我會否滿意？

關於錢，這個數目是否足夠？

我展現笑臉，說是、是、是……

但，我不知道從哪裡

悄悄地出現了一個念頭——這種種甜頭

被我解讀成一生，整整一生的

無數個販賣小零食的日子，夸夸而談小零食的大策略

苦苦思量小零食的大道理

在升降機徐徐向下之際

一種喜樂油然而生

這是我現在的憶述，在未來回首的這刻

那種惶恐已經不復存在

當我走到地鐵站時，那個念頭已經膨脹

變得非常巨大，並最終成形

而我靜靜告訴自己，我不幹了

不斷重覆著，我相信一定會說出來，肯定

一定要說

鄧思勳(Stephen Dunn)，美國當代詩人，2001年得普立茲獎(詩歌類)。曾當半職業籃球員，並在其中一場取得47分。他亦有為企業撰寫產品小冊子，但認為這一類文字貶低了語言，而且有害於自己的靈魂，所以辭職。